

凯拉三部曲 3 十六岁的凯拉被抹除了记忆，失去了原本的个性，

她要何去何从？

碎片

SHATTERED

[英] 特莉·特里 / 著

龚萍 马煜明 袁怡达 / 译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凯拉三部曲 3

碎片

SHATTERED

[英] 特莉·特里 / 著
龚萍 马煜明 虞怡达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碎片 / [英] 特里著, 龚萍 马煜明 虞怡达译. — 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4. 5

(凯拉三部曲; 3)

ISBN 978-7-5680-0112-0

I. ①碎… II. ①特… ②龚… ③马… ④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00116 号

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17-2013-252 号

Shattered

First published in the UK in 2014 by Orchard Books

Text © Teri Terry 2014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Co., Ltd. with arrangement through CA-LINK International LLC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碎片 [英] 特莉·特里 著 龚萍 马煜明 虞怡达 译

策划编辑: 罗雅琴

责任编辑: 高越华

封面设计: 肖杰

责任校对: 九万里文字工作室

责任监印: 朱霞

出版发行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(中国·武汉)

武汉喻家山 邮编: 430074 电话: (027) 81321913

录排: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: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9.5

字数: 235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00 元

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 400-6679-118,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献给我的母亲

第一章

从外面看不出多少东西。但你从表象看到的总是这样。尤其是人，你所看到的外在可能与他的内在截然不同，永远也猜不到他内心深处的隐秘世界是怎样的。他们能把东西藏在心里。而我，那些东西藏得太好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。

艾登把车停在一幢破旧的大楼前。他看看我：“别怕，凯拉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我抗议道，但是看了一眼马路，刹那间，真有一阵恐惧袭来。“法监！”我小声示意别做声，在座位上蜷缩起来，压低身体。一辆黑色面包车在后面停下来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深深的恐惧渗进我的血管，钳住我，让我不得动弹。我呆若木鸡，杵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虽然这时内心所有的一切都在尖叫着快逃。恐惧将我拉回到另一个场景，另一个法监。库尔森。枪在他手上，对着我，接着——

砰！

黑刀的血。殷红温热的血浸湿了我们两个，我的朋友走了，再也不会回来。这一切，和多少年前父亲的死一样，剜出了我藏在内心最深处的记忆。他们都死了。都是我的错。

艾登握住我的手，一边焦急地观察后视镜里的面包车，一边注

视着我。车门开了，有人走出来。没有穿法监黑衣？是个瘦瘦小小的身影，一个女人，帽檐压低了，遮住面孔。她朝大楼门口走去。门从里面开了，她走进去消失了。

“看着我，凯拉。”艾登说。他的声音平静，让人安心，我将目光从身后的面包车扯回。“没什么好担心的；不要引起他们注意就好。”他在驾驶员位置上扭动身体，用双臂揽住我，试图把我拉近，但我的身体因为恐惧而僵硬。“配合一下。”他说，我强迫自己的身体靠在他身上，好放松下来。他在我耳边低语，“不过找个借口，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在这边游荡，免得他们好奇起来。”

我小心翼翼地呼吸。他们不是来抓我的。他们马上就走了。他们不是来抓我的。我依偎在艾登的怀里，他的手臂搂得更紧了。这时，听到后面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；轮胎嘎吱嘎吱碾过石子路。愈来愈远。

“他们走了。”艾登说，但他并没有放开我。我如释重负，跌进他怀里，把脸埋进他的胸膛。他心跳很快，怦怦，怦怦，平安，温暖，还有些别的意味。但是不对啊。他不是本。

惊恐被尴尬替代，接着是愤怒：对自己愤怒。我一把推开他。我怎么这么懦弱，就任凭他们这样吓唬我？我怎么能因为害怕就投进艾登的怀抱呢？我想起之前他在路上跟我说的：法监是这里的常客。法监，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人。有钱有权的人，可以让人消失、闭嘴。那女人十有八九是法监太太。她出现在此地多半和我是同一个原因。我脸红了。

艾登的蓝眼睛盯着我，温存而关切目光的落在我身上：“你确定能搞定，凯拉？”

“嗯，当然，我行。但是你好像不该再叫我凯拉了吧？”

“如果你想好新名字，可能会容易些。”

我什么也没说，因为我差不多想好了，但还不想跟人说。我不

敢保证他会喜欢我的新名字。

“大摇大摆进去，就好像你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一样，没人会看你第二眼的。这里各项程序全是匿名操作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最好在有人来之前就去。”

“还会有更多法监出现？”

我推开车门，走了出去。外面很冷，灰色的一月天。天冷是用围巾裹头的好理由。围巾包裹下的身份很快就要改变了。我放平肩膀，走向大门。门开了，走进去。

眼前的景象让我目瞪口呆，脚下有些跌跌撞撞，这才想起：要像我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一样。金碧辉煌的大厅，许许多多精致华美的椅子，轻柔的音乐，还有，面带微笑的护士？拐角处站着一个面容拘谨的守卫。之前看到的从法监专车上下来的女人，被引到一张椅子处坐下，她一只手端着酒杯。

护士走近前，笑容可掬：“欢迎。知道自己是多少号吗？”

“7162。”我报出艾登之前告诉我的号码。虽然这样可以不用暴露我的名字，但我也不喜欢别人用号码称呼我。经过记忆擦除手术之后，我对此相当反感——手腕上被扣上乐握，上面刻着号码，昭示所有人：看啊，这是个罪犯。现在乐握没有了，手腕上没有留下印记，可是心里的伤痕却依然存在。

那护士查看了移动屏幕，又冲我微笑：“先找个地方坐一会儿。你的整形咨询顾问很快过来。”

我坐下了，椅子挪动了一下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整形：形象修整技术。我轻声默念。天价手术，完全非法。我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艾登的组织——觅踪——的好心帮助。觅踪，全称寻找失踪者行动。原来他们不仅寻找失踪者、揭露法监的真面目，他们还将需要藏匿的人偷渡到国外，同时将另一批人引渡进来，譬如整形咨询师，那

些了解黑市的人。

坐在另一张椅子上的女人面朝向我。她面容姣好，年龄约莫五十岁上下。如果传说是真的，那她离开这地方的时候会看上去年轻二十岁。她眼中闪着好奇的光，仿佛在问，你来到这里做什么？我没理会她。

门开了，脚步声渐渐靠近。她正要起身，脚步声从她身旁划过，一个男人在我面前站住。医生？但和我从前见过的所有医生都不同：他身穿外科手术服，但衣服却是闪闪发亮的紫色面料，和他那头挑染的发型与那双紫色的眼眸搭配得堪称完美，尽管微微发亮显得不那么自然。

他伸出双手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，隔空给我一个飞吻：“哈罗，宝贝儿。我是德朱医生，你可以叫我德朱^①。这边走。”他说话拖长了调子，抑扬顿挫，口音很陌生——难道是爱尔兰人？

我跟他后面，朝旁边正愤愤不平的女人挤出一丝得意的笑。她肯定在想我到底是什么人，为什么会受到如此优待。她要是知道……

如果她真知道的话，会马上去找她的法监丈夫。

德朱医生对我有些失望：“你就想改这么点？确定？就把头发染成褐色？”他说话的口气好像褐色头发是最大的平庸之罪一样。但是伪装混合头发的颜色正是我想要的。

“没错，褐色。”

他叹了口气：“这么漂亮的头发，很难搭配。像阳光照在早春水仙上的样子，十二号色，九号亮彩。”他的手指划过我的头发，细细打量着，好像要把它复制到下个患者身上。接着他细细打量我的脸。

^① 即德朱，法语，暗含“时代医生”之意。——译者注

“那眼睛想要什么颜色？”

“不用。我就喜欢绿眼睛。”

“与众不同的绿眼睛，有风险的。”他说。我的眼睛瞪大了。他知道些什么？

他冲我眨眼：“你眼睛的阴影部分的确很有意思。差不多是 26 号苹果绿，还要更深一些。”说完，他转动我坐的椅子，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。我颇有些尴尬。“个头想再高一点吗？”

我扬扬眉毛：“这个你也能做到？”

“当然。不过要花点时间。”

我有点不快：“我的个头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如果你不介意跳起来看东西的话。”

“只改头发。”

“褐色。整形是改良基因技术：一次改变，永久改变，这你清楚吗？你以后永远是褐色头发。只会长褐色头发；再也长不出金发，除非你再来找我。”

他递过一面镜子。想到下次照镜子的时候，再也看不到自己的一头金发，就感觉相当怪异。现在，头发颜色还行，就是太稀疏——我总是想要再浓密一些的头发，像埃米的一头黑发——几个月前，我做完记忆擦除手术出院后被分配到新家时，新姐姐埃米的一头乌发是我首先注意的。“等等，我想……”

他把我转过来，那双紫色眼睛直视我，让我很难移开目光。“怎么？”

“你能让我的头发再长一些吗？还要再厚一些。或许可以……里面再挑染几绺。看起来不要太奇怪，要自然。”

他拍拍手：“包在我身上。”

接着，我按照要求躺在一张桌子上，桌子的样式和候诊大厅的椅子类似，桌子被浇铸成模具，正好卡进我的身体。心中开始恐慌。

我接受记忆擦除手术时也是这样的场景吗？那时候，我别无选择。

我看过资料照片，那时我被绑在桌上，活像个罪犯。法监和他们的手术偷走了我的记忆，在我的脑袋里植入芯片，只要我的乐握一天不拿掉，那玩意儿就可以要我的命。不过，这次不一样，不过换个头发。而且是我自愿的——当然不是**非做不可**。

耳畔的音乐声变得模糊。所有东西若隐若现，模模糊糊，我的眼睛要闭上了。只改头发……不过这可是本吻我时他的手指划过的那些头发。

自从法监把他带走、擦除了他的记忆，他就再也不认识我了。但是，要是他拼命抵抗呢？要是他抗拒法监在他身上做的一切，开始想起一些事呢？要是他开始明白为什么我是他的**梦中女孩**呢？到时应如何是好？如果我的容貌改变，他会再也找不到我。

我咽下一口口水，挣扎着想说话，想告诉他们快停下，我改变主意了。

本……

各样面孔模糊地在我脑海中闪现，接着消失了。

我们在跑步。夜里，肩并肩，但本的长腿迈出的步伐节奏比我略慢。雨哗哗下着，但我们毫不介意。我们在爬一座黑山，他领头往前冲，乱石间的狭窄山路上水流湍急。我们很快就浑身湿透，上上下下全是泥。到了山顶，他酣畅地大笑，张开双臂拥抱噼噼啪啪砸下来的雨点。雨更大了。

“本！”我伸手揽过他，把他拉到树下，钻进他温暖的怀中。

“本？”我略微推开他，直视那双熟悉的眼睛：褐色的眼睛，如融化的巧克力，闪着温暖的光。一双满是困惑的眼睛。“怎么了？”

他摇摇头，推开我。“我不懂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以为自己认识你，但是却不认识。我认识你吗？”

“是我啊！我是……”我的声音小到自己也听不清。内心一片慌乱，我想从脑海中翻出一个名字，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名字，而是我的名字。我到底是谁？

他摇摇头，离开了。沿着山路跑下去，再也看不见了。

我无力地倚着树。现在呢？我该追上他吗？追上他让他再否认我一次？或者从另一条路回去，独自一人？

天空被照亮，一道炫目的亮光刺痛了眼睛，照亮了树丛和滂沱大雨。黑暗尚未降临，一阵轰隆声让我的骨头也瑟瑟发抖。

我一边在为本的离开痛苦不已，一边大脑还在运转——雷雨时站在树下很危险。

但是我到底是谁？在我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，我不知道往哪条路走。

第二章

几天后，德朱第一次在术后递给我一面镜子。我盯着镜子，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拨弄头发。头发——我的头发——甚至摸上去也不同了。我看上去再也不像我了。当然，这是做手术的关键。头发是浓郁的褐色，闪着金光，反衬出我显眼的绿眼睛。我不禁怀疑地盯着它们许久，在想是不是德朱还是没忍住，把我的眼睛颜色也改了改。不过最后还是发现它们就是我生就的碧眼。而头发已经不是原来的了，怎么看也和原来不一样——现在的头发丝滑，浓密，顺肩垂下，我回头的时候疼得禁不住龇牙：头发太重了，竟然有些痛。看来要适应还需要些时间。

“你的头皮暂时还有些软，过一阵子才能恢复。”德朱拿出一个小瓶，“这是止痛药，一周内每天不要超过两粒。那么……”

我把目光从镜子上移开，抬头看他：“那么什么？”

“满意吗？”

我露出大大的笑容：“满意。”

“我觉得最后还需要加一笔。”德朱用两根手指稍稍抬起我的下巴，盯着我的眼睛。看得太久了，换做别人这么看我，肯定会不自在。不过跟他在一起，却没有这种感觉。他在估测打量着什么？皮

肤、支撑皮肤的骨骼、各种组织，似乎他看得足够久就能看到里面的每个细胞和基因。接着，他点点头，走到一个满是抽屉的橱柜前，打开一个抽屉，又一个抽屉，拿出什么东西递给我。

“眼镜？我不戴眼镜。”

“相信我。戴上看看。”他说道。我照做了，朝镜子里看去。倒抽了一口气，我再看看他，又看看镜子。

眼镜框是精致的银灰色金属，正配我的脸型，就像定制的，但让我惊讶的还不是这个，而是自己的眼睛。镜片完全透明，但是我却变了。我的眼睛不再是绿色了，更偏向于蓝灰色。我来回转脑袋，眼镜取了又戴，像看陌生人一样上下打量自己。镜子里，深色头发的女孩，完全是另一个人，年龄看上去更大。没人会认出她来。不仅本认不出，就是在街上从妈妈和埃米身旁走过，他们也绝不会认出。

“太厉害了。你太厉害了。”

“哎呀！没错，我是挺厉害。”他笑道，“这项技术——”他碰碰眼镜，“——英国还没有，至少暂时还没有。所以戴上它不会引起任何怀疑。”

他把我的椅子转过来，我们又面对面了。“好了。金发碧眼的女孩子不见了，换成一个更成熟的版本，可以冒充十八岁以上的人办身份证，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旅行。你接下来要做什么？”我迟疑了，他哈哈大笑。“守住秘密吧。我希望——不，我肯定——我们还会再见的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他扬起头，眼里还在揣摩打量着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他摇摇头：“没什么。你该走了。”他拉开门。我出门的时候，他加了一句：“告诉艾登我要见他。”

那天晚些时候，我去了藏在工厂后面的一个小屋。这个小屋是伪造新身份的地方。是新生活开始的地方。

“姓名？”一个辨不出身份的男子问道。

此时此刻，我不叫露西，那是我出生时的名字；我不叫雨儿，那是被尼科和他所谓的反政府恐怖组织——自由英国带走时我自己起的名字，我被他们当作反抗法监的人肉炸弹；我也不叫凯拉，那是成为反抗组织一员、被擦除记忆后出院时有人给我起的名字。

我叫什么完全在于我自己。

“姓名？”那人又问了一遍。

我不是上述所有身份中的任何一个，但上面的所有却都是我。

“雨拉。雨拉·凯恩。”我回答道——一个将所有身份结合在一起的名字。

很快，我手里捏着新造的身份证，上路了。一个深发、灰眼的十八岁女孩，可以自由旅行、开始自己新生活的女孩：雨拉·凯恩。

我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？

第三章

大巴隆隆地碾过城区道路。进了乡村，新身份、新容貌，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。我坚持独自一人坐车回伦敦。但谁会料到今天反抗组织的炸弹会在去伦敦的一趟火车上被发现呢？他们挨个查火车，整个系统都瘫痪了。头痛得厉害，每一次颠簸都让我头痛欲裂，我不得不用手托着头发，好让头皮支撑起头发的重量。田野、农场、村庄从我眼前迅速闪过，路边的风景熟悉起来。快到我和妈妈、埃米同住的村子了。那天，尼科和他的远程遥控炸弹差点儿把我炸死，我逃跑了，就此离开妈妈和埃米，藏到马克家里。马克是我的朋友，没错，是我信任的朋友，他认识我还没多久，就冒如此大的风险。他是埃米男朋友的堂兄，跟艾登和觅踪组织有关。马克和艾登并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、为什么发生这些，他们也没有坚持寻根究底弄清楚来龙去脉。就算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依然帮助我。马克家是个安全的藏身之处，是开始新生活的好机会。和妈妈与埃米共度的日子不久前才刚刚结束，不过感觉已经像很久之前了，仿佛又一次生命悄悄溜走了。

长黑色的轿车从另一方向驶来，后面放着灵柩，道路两边的车流慢下来，车辆缓缓蠕动。灵车后面跟着一辆黑色轿车。车里有

两个人，手挽着手。年纪轻的，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，皮肤黝黑；另一个年龄较大，面色苍白。他们的车一闪而过。我睁大了眼睛。

是妈妈和埃米。

大巴在马克家那条路的尽头停了下来，我迫不及待想跑下去。我的一部分心智在和刚刚看到的景象斗争——他们在参加谁的葬礼？我内心充满恐惧；而另一部分思想还在开小差，想着空气和天空弥漫着阴冷的气息，他们称飘落的东西为雪，我还没见过雪，但为什么我会有要下雪的感觉？当我还是露西时，一定经常下雪；露西成长在湖区，她的记忆被擦除了。

又一个弯道过后，看到了马克的房子，一座独自矗立在人烟稀少的车道旁的房屋。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高高的后门上方有一片白色，是一辆面包车——艾登的车？

有人在等我。窗帘动了动，我伸手去推门时，门开了，马克站在门口。

“哇。真的是你吗，凯拉？”

“现在是雨拉了。”我答道。走进屋子，摘下帽子、围巾，扔到椅子上。艾登也在，正盯着我的脸看。“我说过可以去接你的。你还好吗？”

我耸耸肩，径直走到大厅那头的电脑前。蓝天，本的宠物狗，想跳起来舔我的脸。我拍拍它，把它打发走了。马克的电脑是不合法的，没有政府监控。我想查查当地的新闻，虽然机会渺茫，但可能会有关于葬礼的消息，但是有东西促使我先上了觅踪的网站。

露西·康纳，十岁在凯西克的家失踪。最近已经找到——我自己点击了屏幕上的按键，希望通过报告我失踪的人，找到解开我身份之谜的钥匙。

现在那里明明白白地标记着“死亡”。我盯着屏幕，没办法应对

这个词。

一只手碰了碰我的肩膀。“对一个死了的人而言，你气色也太好了吧。我喜欢你的新头发。”马克说。

我转过身去；艾登也跟过来，站在马克旁边。他的脸上写着什么。“你已经知道了。”我小声说。

他什么也没回答，这就说明一切了。

“为什么死了？”

“你是死了。官方宣布的。”艾登说，“根据官方档案，一个炸弹在你的新家爆炸，你当场死亡。法监对外宣布你死了。”

“但是没有尸体啊！法监也不是傻子。我过来时乘的大巴经过一个葬礼队伍，妈妈和埃米跟着灵车。那是我的葬礼吗？”

“抱歉。我不知道葬礼在今天。”

“但你知道。你知道他们以为我死了。”我怒火中烧，但又困惑不解，“为什么法监对外宣称我死了？”

“或者他们不想承认他们不知道你的去向？”马克猜道。

“我不明白法监为什么这么做。”

艾登歪着脑袋。他也不明白，他的眼里写着困惑。“或许他们不想承认自己失败了。”他说。艾登以为在我家爆炸的炸弹是法监放的，以为法监要我为帮助本剪掉乐握付出代价，我也从没有纠正他。他不知道我扮演的双重身份，不了解我参与的危险游戏——法监和尼科的反抗组织的游戏。因为我心里藏着秘密，对于他们的帮助，我的回报只有沉默，自责感纠缠着我的内心。但他，也守着他的秘密。

泪水爬上眼眶：“我不能让妈妈和埃米以为我死了。我不能。”

艾登在我旁边坐下，把我的手握在手心。“你必须这样。这样更好——别人不会逼她们说出她们不知道的事情。”

我抽出手。“不。不。我不能就这样离开。我不想让他们以为我